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鲁迅杂文精选

LuXunZaWenJingXuan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鲁迅杂文精选

原著：鲁迅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杂文精选/鲁迅著.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青少版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322-5325-8

I. 鲁… II. 鲁… III. 鲁迅杂文-选集 IV.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4039 号

鲁迅杂文精选——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责任编辑: 张琳海 吕 进

绘画: 程 莹 丁 玲 装帧设计: 付莉萍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黑白印张: 7.125 彩插: 12P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 978-7-5322-5325-8

定价: 12.00 元

前言

鲁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不仅在小说、散文、散文诗创作方面独树一帜，在杂文的创作上也有所造诣，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遗产。

杂文是我国文学史上古已有之的一种体裁，在文艺理论古典名著《文心雕龙》中便有所论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日益汹涌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革命潮流，杂文开始发展，最终在鲁迅先生的手中成为一种攻击敌人的锐利异常的匕首。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在杂文中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与剖析，即使在今天，还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鲁迅的许多杂文，我们从字面上看只是针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中的许多具体的人、事和社会现象，但他所表现的思想和精神却远远地超越了现实空间。

在此书中我们精选了鲁迅先生的部分杂文，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鲁迅先生曾说自己的杂文里讲的“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用笔墨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得歌哭一般，那时无

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名副其实，‘杂感’而已。”
（《华盖集续编·小引》），在此我们将鲁迅先生的杂文介绍给读者，其意义也在这里。

编者

2007年6月

目 录

※————※

04	“吃白相饭”	1
08	“题未定”草 (六至九)	3
09	“文人相轻”	20
15	“寻开心”	22
18	半夏小集	25
18	北京通信	29
26	并非闲话	33
28	补白	38

查旧账	46
永 长城.....	48
晨凉漫记.....	49
冲	52
春末闲谈.....	54
从“别字”说开去	59
从帮忙到扯淡	64
从讽刺到幽默	66
打听印象	68
捣鬼心传	70
灯下漫笔.....	73
电的利弊.....	81
电影的教训.....	83
隔膜.....	85
观斗.....	89

火	91
即小见大	93
看书琐记	95
礼	97
流氓的变迁	99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102
略论中国人的脸	104
论“人言可畏”	108
论讽刺	112
骂杀与捧杀	115
漫谈“漫画”	117
女人未必多说谎	120
爬和撞	122
趋时和复古	124
随感录三十六	127

10	随感录三十八	129
80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134
30	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	137
70	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	139
00	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141
50	沙	143
40	世故三昧	145
30	事实胜于雄辩	149
5	谁在没落?	151
2	谈皇帝	153
1	文坛三户	156
0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159
5	无声的中国	161
4	新药	167
3	宣传与做戏	169

隐士	171
杂感	174
杂谈小品文	177
再论“文人相轻”	180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83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88
战士和苍蝇	195
这个与那个	197
正是时候	205
中秋二愿	207
作文秘诀	209
做文章	213

“吃白相饭”

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游荡可以为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问一个男人，或向一个女人问她的丈夫的职业的时候，有时会遇到极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饭的。”

听的也并不觉得奇怪，如同听到了说“教书”，“做工”一样。倘说是“没有什么职业”，他倒会有些不放心了。

“吃白相饭”在上海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

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但功绩虽多，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只因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了。

第一段是欺骗。见贪人就用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结果是席卷了对



手的東西。

第二段是威壓。如果欺騙無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臉孔一翻，化為威吓，或者说人無禮，或者誣人不端，或者賴人欠錢，或者並不說什么緣故，而这也谓之“講道理”，結果還是席卷了對手的東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兩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踪跡來。失敗了，也是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踪跡來。事情鬧得大一點，則離開本埠，避過了風頭再出現。

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

“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

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

“吃白相饭的！”

6月26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6月29日《申报·自由谈》）



“题未定”草 (六至九)

六

记得T君曾经对我谈起过：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蛰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过批评^①，以为这本书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选一下。我至今没有看到那刊物，但从施先生的推崇《文选》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业，以及自标“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测起来，这也正像他的话。好在我现在并不要研究他

① 施蛰存在《文饭小品》第五期(1935年6月)发表《杂文的文艺价值》一文，其中说：“他(鲁迅)是不主张‘悔其少作’的，连《集外集》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来卖七角大洋；而我是希望作家们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能稍稍定一下去取。因为在现今出版物蜂涌的情形之下，每个作家多少总有一些随意应酬的文字，倘能在编集子的时候，严格地删定一下，多少也是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郑重态度。”



的言行，用不着多管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无论谁说，都是对的。其实岂只这一本书，将来重开四库馆时，恐怕我的一切译作，全在排除之列；虽是现在，天津图书馆的目录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着一个“销”字，“销”者，销毁之谓也；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①。但从一般的情形而论，目前的出版界，却实在并不十分谨严，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么特别糟蹋了纸墨。至于选本，我倒以为是弊多利少的，记得前年就写过一篇《选本》，说明自己的意见，后来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随便玩玩，那是什么选本都可以的，《文选》好，《古文观止》也可以。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也见于《续古文苑》），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手头无书，也许记错，容后订正）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

① 梁实秋 1930 年前后任青岛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时，曾取缔馆藏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鲁迅所译《文艺政策》。



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这也是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几天，看见《时事新报》的《青光》上，引过林语堂先生的话，原文抛掉了，大意是说：老庄是上流，泼妇骂街之类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窃下，最无足观。如果我所记忆的并不错，那么，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语录，明人小品，下至《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彻的表白了其人的毫无自信。不过这还是空腹高心之谈，因为虽是“中流”，也并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窃，有取了好处的，有取了无用之处的，有取了坏处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连剽窃也不会，“老庄”不必说了，虽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尝真的看得懂。

标点古文，不但使应试的学生为难，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学



者出丑，乱点词曲，拆散骈文的美谈，已经成为陈迹，也不必回顾了；今年出了许多廉价的所谓珍本书，都有名家标点，关心世道者然忧之，以为足煽复古之焰。我却没有这么悲观，花国币一元数角，买了几本，既读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标点；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结论，就从这里得来的。

例如罢——这种举例，是很危险的，从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并非他的什么“意德沃罗基^①”的悖谬，倒是为了个人的私仇居多。然而这里仍得举，因为写到这里，必须有例，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者是也。但经再三忖度，决定“姑隐其名”，或者得免于难坎，这是我在利用中国人只顾空面子的缺点。

例如罢，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的《琅文集》，“特印本实价四角”；据“乙亥十月，卢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的，但照标点看下去，却并不十分“康庄”。标点，对于五言或七言诗最容易，不必文学家，只要数学家就行，乐府就不大“康庄”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里，有了难懂的句子：

“……佩铅刀。藏膝髀。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向

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①“意德沃罗基”：德语 Ideologie 的音译，即“意识形态”。

《江赋》，晋代郭璞作；《海赋》，晋代木华作；《小园》和《枯树》，都是北周庾信所作。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则含血前。御衣。上益怒。剥其肤。……”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序里，有这样的句子：

“秦府僚属。劝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门。

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过一翻《唐书》，就不免觉得魏征实在射杀得冤枉，他其实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后，这才病死的。所以我们没有法，这里只好点作“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明明是张岱作的《琴操》，怎么会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将他射杀干净，固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中流”文人，是常有拟作的，例如韩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说过“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所以在这里，也还是以“魏征伤亡作”为稳当。

我在这里也犯了“文人相轻”罪，其罪状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将功折罪”的，是证明了有些名人，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

